

小說二言

阿莫著

小說
二
言

阿莫著

小 說 二 談

阿 英 著

*

古 典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(上海康平路152弄18号)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 086 号

大东集成联合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*

书号 209

开本 787×1092 耗 1/32 印张 6 9/16 字数 123,000

1958年5月第1版

1958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10,800 定价 (7) 0.60 元

叙 記

这里收的一些有关小說的研究和札記，都是一九三五到一九三六兩年間所写，因为性質还是『小說閒談』之類，所以題作『小說二談』。几篇讀曲雜記，也仍前例，一并附編了進去。

此書在一九四〇年曾交中華書局印行，題作『中國俗文學研究』，一九四一年校過了清樣，我就離開了上海。直到解放後，才知道中華書局後來轉給中國聯合出版公司，于一九四四年十月印成，還沒有發行，就遭到水患，全部浸毀了。外間極少流傳，以後也沒有再印。

但这里面还是有一些資料，足供小說研究者的參考。因此，我把原書重行校閱了一遍，并作了一些必要的刪改，用現在的名稱重新出版。

阿 英 一九五七年八月于北京

目次

玉堂春故事的演变·····	一
关于杜十娘沉箱故事·····	三
馬如飞的珍珠塔及其它·····	三
太平天国的小說·····	五
庚子联军战役中的老殘遊記作者刘鉄云·····	五
关于老殘遊記二題·····	六
中国現在記的发现·····	六
重刊庚子国变彈詞叙·····	七
吳趼人的小說論·····	七
彈詞小話引·····	八
关于石玉崑·····	九
浙东訪小說記·····	三

蘇常買書記	一〇三
小說人物考略	一〇五
濰亭听書記	一〇六
彈詞論體	一一九
孽海花雜話	一二三
紅樓夢書話	一二六
关于清代的查禁小說	一三六
彈詞書目記事	一四三
小說新談	一四六
一 白狐裘	一四八
二 滴水珠	一四九
三 欽命江南	一五〇
四 雕龍寶扇	一五三
五 女舉人傳	一五五
六 雅觀樓	一五七

七	西湖小史	一〇
八	花鳥爭奇	一三
九	画图緣	一五
十	女界文明灯	一七
十一	法国女英雄彈詞	一七
	史叔考佚著櫻桃記	一八
	关于秋瑾的戏曲	一八
	琵琶行的戏文	一九
	清末的时調	一九
	滿江紅杂曲	二〇
	黃花崗紀事	二〇

玉堂春故事的演变

一

一般考証『玉堂春』故事的人，大都把玉堂春与苏盼奴和她的妹妹小小事混在一起談話。院本『玉堂春』的故事，是以苏氏姊妹事为藍本。蔣瑞藻作『小說考証』，曾引花朝生『筆記』說明这部戏的本事道：

今剧有『女起解』（后本名『三堂会审』），亦名『玉堂春』。演名妓苏三（一名玉堂春）与王金龙狎，有白首約矣。会王金尽，不为鴛母所容，苏三出纏头助之，使入京应试。旋擢巍科，巡按山西。苏自与王别，即为富民沈某者，强置之簠室。未几，沈以事为妇所仇，县令周内之，坐苏預其謀，流太原府。时金龙方下車，力为斡旋得脫，踐前約焉。

这是院本『玉堂春』的本事。与明郎仁宝『七修类稿』所說苏小小姊妹事，頗有可符合的地方。据『类稿』所載，苏小小是錢塘的名妓，很美丽，能詩詞。姊姊叫做盼奴，与太学生赵不敏爱。二年的光景，赵弄得很穷，盼奴接济他，使他用功讀書，始得高中。得官，授襄阳司戶。盼奴这时还没有落籍，不能同去。赵在那里做了三年官，便得了病。快死的时候，

把余貲一半給自己的弟弟院判，一半要他送給盼奴，并說盼奴的妹妹小小，如可以謀致到，是一個很好的配偶。院判到了錢塘，有宗人正做杭倅，托此人去找盼奴，而盼奴已先一日過了世。其妹小小也因於潜官絹事被系在獄。倅召小小來，問她：『你誘取商人於潜官絹百疋，打算怎樣償還？』小小說：『這是亡姊盼奴的事，請你幫忙。我和亡姊，將都會感激你。』倅又問：『你認識襄陽趙司戶么？』小小告訴他盼奴和司戶的過往关系。倅便告訴她司戶已死，并把信和東西轉給她，又院判寄小小的一詩：『昔時名妓鎮東吳，不恋黃金只好書。試問錢塘苏小小，风流还似大苏无？』倅要小小作和，小小和云：『君住襄陽妾住吳，无情人寄有情書。当年若也來相訪，还有於潜絹事无？』于是小小与院判結了婚。

花朝生以为苏三事即以此为藍本，以之写入筆記，作为考証。但对將盼奴姊妹名易为玉堂春、苏三，認為不可解。嗣后虽然有考者，大都襲此。錢靜方作『小說叢考』，所說也是一样，不同者，只是在『类稿』外，又加上了梁紹壬『苏小小考』。予按花朝生之附会，以『类稿』所說苏氏姊妹事觀之，自有其可能之处。实则院本所演玉堂春，并非以此为本，而是实有其事。也实有其人。盖关于此事之档案，張之洞撫晋时曾經調閱过，現犹存于山西洪洞县也。

去年（一九三五）岁暮，『时报』上曾登一新聞，說『玉堂春』中王公子的父亲坟遭盜掘，金龙的坟无恙。今年『晶报』上亦有一条通信，說玉堂春的档案无恙。但几个月前，卫聚

賢却說，此檔案在民國十九年（一九三〇）前確是存在，十九年后，已被当时的縣長私自帶走了。他在那里时，想看也不會看到。兩說完全相反，不知道『晶報』記載是否有誤？不過，現在散佚了沒有，盡可以不必問，至少藉此可以知道玉堂春事，決非以苏小小姊妹事為藍本，是毫無疑義的。最近兩天在某日報付刊上，載有無名氏的『王金龍的身世考』（四月二十八—九），是更進一步的在『玉堂春』故事外，說明了王金龍与苏三两个人物的真實存在：

……原來王三公子并不是南京人，而是河南永城县的『王樓』人。因為他的父親作南京的吏部天官，所以就姑且說他是南京人了。（明朝陪都也有各部尙書衙門和一切職官）……

在永城县西的十里以內，有一座『王林』，就是王氏的先塋。王林的林門枕着汴水的隋堤，而墓穴還遠在正北的十里以外。的確，這王林的气魄是很偉大的，殘存的石人石馬，現在已經大半沉在土里，林門的神道之上，還有一堵高大的華表，上邊写的是：

万 历 四 十 七 年

王 氏 先 塋 神 道 碑

孙 男 王 三 德 益 善 敬 立

这王三善就是王三公子，在县志上还有他的家傳和本傳，『明史』上的王忠勇公也就是他。据永城县的父老傳說，他的小名叫王金龙。……他后来管京应试举人，考场是在南京，就在这里結識了王堂春。因此困頓流落，直到关王庙贈金，連捷成狀元，和苏三从良，被誣杀夫，都和戏文上的演出，大体相符。

不知隔了多少年，王三公子才外放山西的八府巡按，这时的苏三大概也老了。三公子的旧情虽是很难忘，但是南北踰遠，环境变迁，彼此的問訊，大約是不可能的，直到他看見奏請秋決的冊子，才知道苏三已經犯下弥天大罪。这一急非同小可，馬上飞籤火票，行文到崆峒县去提案重审，……冒着絕大的嫌疑，把苏三的弥天大罪昭雪了。……惟司理果然因挾嫌把他裏參了，三公子只得落职回家去为民。……

……玉堂春在回到永城的王樓以后，不久就仙逝了。这对于三公子也无异宣布了死刑。苏三的墳井不在王林。大概因为妾的身分，不能和正妻相提并論，而三公子又因深情挚爱，不忍教她受无謂的委屈，所以单独把她埋在祖塋的旁边。……一堵碑碣，上边有这样一行字：『亡姬苏氏之墓』……不知受了什么人的推薦，复又起用他去征苗。……他趁着連战皆捷，屢屢的深入穷追，被苗人誘到山穷水尽的地方，把头割去了。

皇帝眷念他死于王事，所以賜諡忠勇，御賜祭葬，并且賞給他金头、銀头各一顆。当他出殯的时候，他的姑娘哭喊着說：『金头、銀头，赶不上爹的肉头！』現在民間还傳誦着这几句口号。……

永城县原有五个城門，因为三公子有御賜的金、銀头，不得不布下疑棺和疑塚。据說，三公子的棺共有五口，五門同时出棺，埋在如今的王林。現在逢人家有大殯，一般人常用妬忌的口吻說：『無論怎闕，总不能五門出棺！』

这是『玉堂春』本事考的最可靠的一篇。男主人公实有其人，『明史』、『县志』，也都可以証明。我还想从『洪洞县志』里找一些关于苏三的材料，做对女主人公事实的补充，那知費尽力量，借得乾隆『洪洞县志』稿本，竟什么也沒有得着。所以我把『王金龙本事考』里不必要的王金龙幼年生活的傳說，和与史实无关的部分刪却，全部录存于此。万一將來能有机会見到洪洞县的档案全文，我想苏三的材料定会有很多新发现。因为在正史、家傳里，对于这样的人物，这一类事件，总是諱莫如深，王金龙而外，是找不到苏三的。

关于王金龙，『考証』里說他是河南永城县人，这就在关于『玉堂春』的說部里，也可找到証明。『警世通言』第二十三卷『玉堂春落难逢夫』篇，王公子被逐遇劫后，他和乡民的對話，就說自己是河南人。而乾隆本『玉堂春全傳』，王金龙上場自白，也只說『祖居』南京。可見南京之說，即在說部里，也未能一致。其次，与苏三关系的經過，据无名氏的意見，是和院本相同，这当然是根据傳說而来，不十分可靠。至少在若干部分，是会有很大出入的。这一部分現在无法証明，只有洪洞档案全文发现后，可以得到最后的結論。从这一篇考

証里，能作为定論的，只是王金龙曾为眷念玉堂春而困頓，玉堂春在經濟上曾予以援助，后来玉堂春入獄，因王金龙の斡旋得脫，玉堂春終于嫁了王金龙而已。不过結論虽如此的作过，但仍有必須辨明的事实，就是万历刊本『全象海剛峯居官公案傳』（据郁文堂本）卷一里，也有关于玉堂春的記載，那是卷一第二十九回公案『妬奸成獄』：

南京聚宝門外，有一王舜卿，父为显宦，致政归。生留都下，与妓玉堂春日久情深，不忍相捨。乃所携之銀漸消，还只恋妓。后囊罄，然妓待如故。但鴛日憎，生不得已出院。流落都下，寓一城隍庙中廊下。有卖果者見之曰：『公子迺在此耶？玉堂春为公子誓不接客，命我訪公子所在，今幸毋他往。』乃走报玉堂春。妓誑其母，往庙酬香，見生抱泣曰：『君名家公子，一旦至此，妾罪何言！然胡不归？』生曰：『路遙費多，欲归不得！』妓与之金曰：『以此置衣服，再至我家，当徐区画。』生盛服飾仆从复往，鴛大喜，相待有加，設宴。夜闌，生席捲所有而归。鴛知之，撻妓几死，因剪髮跣足斥为庵婢。未几有一浙江客，蘭谿人，姓彭名应科，聞妓名求見，知前事，愈賢之，以百金为贖身。踰年，髮長，顔色如旧，拟归为妾。初商妇皮氏，以夫出，鄰有監生，泥嫗与通，及夫娶，皮氏妬之，夜飲置□□，妓疑未飲，夫代飲之，遂死。監生欲娶皮，乃唆皮告官，云妓毒杀夫。妓曰：『酒为皮置。』皮曰：『夫始給妓为正室，不甘为次，故杀夫，冀改嫁。』妓遂成獄。生归，父怒斥之，遂矢志讀書，登甲后，擢御史，按山西。时公已轉江浙运使，生以之告公，可为生根究此，公諾之。□至浙詢之，乃知妓成獄已久。一日，按院乘囚犯，解妓往审，值公轎至，妓即扳公轎曰：『老爷神讞，小妇冤于囹圄，

乞爷爷救之！」公沉思曰：「舜卿曾托究此妓下落，今日可救之，以脫其罪，日后可好与舜卿相見。」乃即帶归衙审，令隶去逮刘嫗、胡监生等至，不伏。乃潛匿一卒于庭下櫃中。监生、皮氏与嫗俱受刑于櫃中（疑外）。公伪退，吏胥散，嫗老年不堪刑，私謂皮曰：「尔杀人累我，我止得监生銀五两、布二匹，安能为此挨刑？」二人曰：「老嫗娘，再奈煩一刻不招，我罪得脫，当重报老娘。」櫃中卒聞此言，大叫曰：「三人已尽招矣！」公出，卒回（疑面）証，俱伏。公令人伪为妓兄，領回籍，后与舜卿为側室。妓冤得白，公作文書申詳察院，顧大巡見之。大为明讞抑称之。

〔告謀死亲夫〕告狀妇皮氏，告为号究夫命事。孽妾周氏，不甘为小，苦要夫嫁伊身。夫坚不从，孽妾置药毒死。少年冤斃，聞者伤心。夫系无辜遭毒，情慘蔽天。恩愛相殘，五倫灭絕。叩天法究，感恩上告。

〔訴〕訴狀人周氏，訴为冤誣陷害事。初身嫁彭应科为妾，謹守閨訓。皮氏每怀妬嫉，置药欲杀妾命。妾夫誤飲遭伤，殊仇反捏架言，欲嫁毒杀。不思酒由尔置，死夫一命不足，又欲害身以死，情实可憐。哀訴天台作主，劈冤上訴。

〔海公判〕审得皮氏以夫久外不归，乃与胡才成奸。应科娶周氏而归，伊見執妬，置药毒之者实矣。岂周疑不飲，科乃飲之，而中毒死，何尤反陷周之不甘为妾，杀科將以再事他人？惡毒之心，胡甚之耶？然伊虽惡毒不尽，亦无此能陈告，必胡才之奸計也。皮氏大辟抵命，胡才合应拟戍矣。

这是本回公案的全文。傅惜华作『玉堂春剧本考』曾經引用。惟卷一作卷二，不知是

否誤記？本文中也有一二字差异处，想系因原本漫漶而改。其人物名称，与今『玉堂春』頗有差异。傅先生曾記疑云：『書中謂海忠介公讞此案，在轉任浙江任使時。考之『明史』「海瑞傳」及是書附載之小傳，公歿歷中外，實未嘗一蒞浙省。又按「江寧府志」，明季嘉隆兩朝前後，亦實无由甲科出身擢授山西巡按之王姓其人。則此案个中隱微，似又有于迴护之中更有所托者也。』

按傅先生的疑問是對的，而卽此也可反証永城說的可靠与有據。此書卷首有万历丙午晉人義齊李春芳所作序，其間有几句話極是重要：『決獄在明，口碑載道，人莫不喜譚之。時有好事者，以耳目所覩記，卽其历官所案，為之傳其顛末。余偶過金陵，虛舟生為予道其事若此，欲付之梓，而乞言于予。予亦建言得罪者，忽有感于中，因喜為之序。』

从这序文里，可以看到几件事。最主要的是『耳目所覩記』五字，可以証明此公案所述，一部分得自傳聞，不尽确切可靠。海瑞在当时有明朝的包公之目，安知不会有許多人，把无关于他的奇獄，輾轉相傳，附会到他身上去，用他作为一个判冤獄箭垛人物？故此案并非海瑞所辦，加以傅先生之証，是极可能的。第二，我很怀疑虛舟生卽是李春芳的化名，覩序尾几句话，頗有言外之感，似有可能。且李春芳是晉人，把当时本乡发生的事托之于嘉、隆借以迴避，也是很普通的。所以，此公案的存在，其最大的价值，在更有力的使我們知道『玉堂

春』的事情，并非附会盼奴姊妹事，而在当时实有此一重公案。至于冤訴中玉堂春自称为周氏，既非抄录公案，当是李氏杜撰，也未可知。

是以根据各方面的事实去看，既有『明史』、县志、碑碣等实物作証，仍不得不以无名氏的考証最为可靠。有一种傳說，說今隴海路郑州有明刑部侍郎王斌墓，王斌即王金龙，那是毫无根据。大概是由地域的鄰近，和姓氏的相同，遂附会而成。到这里，我們可以更进一步的决定，『玉堂春』故事的发生，大概是在万历初年，地域是在南京、山西两处，男、女主人公都实有其人。这事发生以后，就傳遍了遐邇，有人把他演成小說，也有人把他附会成海瑞的公案。

二

最早的关于玉堂春的小說，現在还能找到全文的，是『昆州』本四十卷的『警世通言』第二十三卷，即是『玉堂春落难逢夫』篇。从这一篇标题下附註的一行：『与旧刻「王公子奋志記」不同』，可以知道还有更早的一本，題作『王公子奋志記』。这二种都可說是当时的时事写实小說。从『落难逢夫』在字数倍于『通言』其他各篇，和『通言』是平話的輯本，以及附註『旧刻』字样的三点上，很可以証明『落难逢夫』与『奋志記』最初是两个單行的

本子，同是取材于王金龍与苏三的結合經歷，而內容情節有不少的差異。可惜『王公子奮志記』已經散佚，很難以再得到。可是，若果我的假定沒有錯誤，『奮志記』的內容，是依然能够把握到的。因为『玉堂春』的故事，从明万历到現在，几百年来，其发展始終是有两条綫，如下表：

海剛峯先生居官公案傳（公案）

王公子奮志記（小說）——真本玉堂春全傳（彈詞）——重編官話玉堂春全傳（七字唱）——玉堂春（連環圖畫）

玉堂春落難逢夫（小說）——新刻綉象玉堂春（鼓詞）——破鏡圓（傳奇）——玉堂春院本（京戲）——玉堂春（大鼓書）——全本玉堂春（蹦蹦戲）——玉堂春（文明戲）——玉堂春（電影）

也就是說，到現在為止，『玉堂春』的故事，是存在着兩種：一種是『奮志記』，一種是『落難逢夫』。后一種因京戲傳播的關係，几成為盡人皆知。前一種只有七字唱本在稍延一脈。在『落難逢夫』的一條綫里，从明代的小說，到最近的蹦蹦戲，其間也有若干的變易。如从彈詞、鼓詞到院本，其不同處是很多的。為便利敘述起見，这里先把兩綫各主要本子人名的異同，排成如次的一張表：